

# 《童女斩蛇》

## 主要角色

李奇娥：旦  
李诞：末  
刘氏：老旦  
赵铁嘴：丑  
何仙姑：丑  
慕贞：旦  
知县：丑

## 情节

剧中事实，出于山西将乐县，惜年代无从研究，仅以剧本所述者述之而已。该处有一何姓道姑，专以巧语花言骗取钱财为生活。见一长蛇，称为金龙大王下界，富商盈户，踊跃捐输，盖造庙宇一所，何道姑遂为庙主，盘踞其中，上至官府，下及愚民，惟何道姑之言是听。后扬言于众，八月朔日，系大王生辰，用一童女祭赛，俾可庇佑地方。人俱信之，每年援以为例。富贵家以金钱运动，可免此厄，若贫家女，必为地甲所勒派，只得官价钱五十千文。以掌上珠喂诸蛇口。前后共毙男女九人。又遇祭赛之期，有李诞之女名奇娥者，应该轮值。李诞不忍舍此亲生，惶恐无措，而李奇娥反欣然愿从。盖李奇娥年齿虽稚，见识不弱。暗想既有神灵，必无吃人之理？俟到庙中，观其究竟。乃于父母前安慰一番，同地甲前往，何道姑之徒慕贞，亦一玲珑女子，李奇娥与之结识，探其口气。尽得何道姑之秘密，以危言耸动之。慕贞恍然大悟，同心密谋，引蛇出洞，李奇娥奋力刺杀之。慕贞至屋后放火，趁此哄闹之际，二人逃出，赴县署喊控，将乐县令立提何道姑审讯，而历年来谋财害命之举动，一一供吐，遂处以死刑，将大王庙产业，断给李奇娥，以酬其除害之功。慕贞无家可归，李诞收其为螟蛉女，为之择配遣嫁焉。

## 注释

近时鼎鼎大名之梅兰芳，轰传南北，在观剧一方面，莫不交口而赞曰：梅之色艺双绝也。殊不知色艺双绝之外，更有文采足称。兹本馆觅得《童女斩蛇》剧本，系梅兰芳匠心独运，手自编排，京津各舞台，时常串演。果然有目共赏。且可使一般迷信家。触目惊心。作一当头棒喝，破除无益之积习。

## 根据《戏考》第二十八册整理

### 【第一场】

(四道婆引何仙姑同上，何仙姑坐。)

何仙姑 (念) 可怜世人太糊涂，不敬爷娘敬道姑。一味迷神与信鬼，祭蛇杀女最无辜。  
(白) 奴家何氏，小名儿叫大姑，自幼儿瞧香头为生。花言巧语的，骗得人家都心服口服，故此给我起了个外号儿，叫作何仙姑。后来地方出了一条长蛇，我就造谣言，说是金龙大王下界，官府百姓，都信的了不得，大家捐钱就盖了这座大王庙，请我在庙里当家。香火倒还兴旺，进项也不算少。虽是这么说，钱不是越多越好吗，故此我又造了个谣言，说是大王给我一梦。八月初一日，是大王的生日，每逢这天，总得吃一个童女。地方上又信了我的话。每年凑钱，买一个童女，送至庙里，来祭大王。今天又快到日子了，怎么地方上的人，还不见来啦？

(张柳儿上。)

张柳儿 (念) 地方地方，管带四方，抓钱容易，差事难当。  
(白) 在下乃将乐县的地保张柳儿的便是。今天早晨，奉本县太爷的交派，说是祭大王的日期快到啦，命我来请示仙姑。问大王有什么交派没有。来此已是庙首。里面有人么？  
道婆甲 (白) 你是干怎么的？  
张柳儿 (白) 就说地保求见。  
道婆甲 (白) 候着。

张柳儿 (白) 喳。好大的排子。  
 道婆甲 (白) 地保来咧。  
 何仙姑 (白) 他来咧？好，叫他进来。  
 道婆甲 (白) 传你进去，仔细点儿。  
 张柳儿 (白) 参见仙姑。  
 何仙姑 (白) 罢了。你来是为童女事情么？  
 张柳儿 (白) 是的奉了县太爷的交派，说是将到日期，命我来请示，仙姑有什么交派没有？  
 何仙姑 (白) 交派倒是没有什么。可万不要是耽误日期。  
 张柳儿 (白) 小的不敢。  
 何仙姑 (白) 总要找个漂亮点儿，穿要穿得鲜明些。戴得要整齐。要不然，大王怪罪下来，可没有人担得起。  
 张柳儿 (白) 喳。小的此刻，就挨家问去。  
 何仙姑 (白) 好，你就偏劳罢。  
 (张柳儿应。)  
 张柳儿 (白) 正是：  
 (念) 上头有交派，藉事便发财。  
 (张柳儿下。)  
 何仙姑 (白) 地保是来啦。女孩子一半天也该送来啦，可是乡下女子，哪能穿戴的很好喽呢？  
 (何仙姑想。)  
 何仙姑 (白) 有咧！我看这个县太爷糊涂得很，又有几个糟钱。我不免变个法儿，讹他几个花花，总比乡下人肉厚。对啦，赶到他来烧香的时候，我自有办法。正是：  
 (念) 心中不很毒，不能做道姑。  
 (何仙姑、四道婆同下。)

## 【第二场】

(张柳儿上。)  
 张柳儿 (念) 领了仙姑命，张罗活祭品。  
 (白) 今天是七月二十八啦，离祭期只有三天，我还不知道哪一家有合适的女孩子？方才打发人去请大众前来问话。天也不早啦，怎么还不来呀？  
 (乡民甲、乡民乙、乡民丙、李诞同上。)  
 乡民甲 (念) 地保见招，  
 乡民乙 (念) 如同传票。  
 李诞 (念) 我等小民，  
 乡民丙 (念) 不敢不到。  
 乡民甲、乡民乙、乡民丙、李诞 (同白) 张头儿。  
 张柳儿 (白) 原来是众位，请坐请坐。  
 (乡民甲、乡民乙、乡民丙、李诞、张柳儿同坐。)  
 乡民甲 (白) 张头儿叫我们到来，不知为了何事？  
 张柳儿 (白) 只因祭金龙大王的日子快要到咧，每年成例。要预备一名童女，作为祭品。众位是知道的呀。现在五十串大钱的官价，是预备好啦。不知道哪位府上有姑娘。所以请众位来商议商议。  
 乡民甲 (白) 我是大家知道的，只有二个小犬。并无女儿。  
 乡民乙 (白) 我有一个小女儿，她已经出嫁了。  
 张柳儿 (白) 你们两位有没有？  
 乡民丙 (白) 我很想领这笔钱，可惜家里还没有养下来。张头儿这么办罢，要是一半天生下来的是女儿，我就送过来领这笔钱。你看怎么样？  
 张柳儿 (白) 那可不行。总得要十几岁的女孩儿。  
 乡民丙 (白) 照头儿这样说，李大哥府上，这位小姑娘，最合适咧。  
 (李诞摇手。)

李诞 (白) 使不得，我岂肯把亲生的女儿置之死地。

张柳儿 (白) 姓李的，你这句话说错咧。常言道得好：养女是个赔钱货。现在你把她献了出来，非但不赔钱。还可以赚五十串大钱。倒不是一件极便宜的事么？

李诞 (白) 头儿，我虽然贫穷，绝不要占这样便宜。求你行个方便，向别家去寻找吧！

张柳儿 (白) 姓李的，你不要装糊涂！这是地方上的公事，要是你不答应，我禀明了太爷，太爷办你的时候，那可不要怨我！

乡民甲 (白) 张头儿你不用惊吓于他，他是一个老实人。

乡民乙 (白) 李大哥，你可以回去商议。

乡民丙 (白) 这件事也用不着商议。头儿，他依了便罢；要是不依。你也不用管。让他自己见官说去。

(李诞起。)

李诞 (白) 头儿，待我回去商议一番，再来回复。

(乡民甲、乡民乙、乡民丙、张柳儿同起。)

张柳儿 (白) 我算跟你说妥咧，回头送过钱来，就要接人。

乡民甲、乡民乙、乡民丙、李诞 (同白) 我们告辞了！

张柳儿 (白) 不送咧。再会再会。

(张柳儿、乡民甲、乡民乙、乡民丙同下。)

李诞 (念) 可恨小人多开口，看大祸就临头。

(白) 真真可恨！真真狗仗人势！

(李诞恨，下。)

## 【第三场】

(刘氏上。)

刘氏 (引子) 家况清寒，有贤女，不重生男。

(刘氏坐。)

刘氏 (白) 老身刘氏。配夫李诞，膝下无儿，所生三女：长女、次女，都已出嫁，只有三女奇娥，自小读书甚是聪明伶俐，侍奉我二老，倒也欢乐。只是吾夫方才到地保家中去了，未见回转。不知有什么官事？独坐草堂，甚是愁闷。不免将奇娥唤出，闲谈一番。

李奇娥 (内白) 呵，女儿哪里？

(李奇娥上。)

李奇娥 (引子) 来了！

李奇娥 (白) 针黹余间，侍双亲，膝下承欢。

刘氏 (白) 母亲在上，女儿万福。

李奇娥 (白) 咳，罢了。坐下。

刘氏 (白) 妈，唤女儿出来，有甚么事呀？

李奇娥 (白) 只因你父亲被地保呼唤去了，半日未见回来，不知又有甚么官事。

刘氏 (白) 是我放心不下，又闷得很，故此唤出你来，谈心解闷。

李奇娥 (白) 妈妈放心，爹爹当快回来了。

李诞 (内白) 走吓！

(李诞上，作急恨状。)

李诞 (二黄摇板) 可恨那张地保虎威狐假，要把我亲生女去喂长蛇。霎时间禁不住心猿意马，躲避那滔天祸且自归家。

(白) 开门来！

李奇娥 (白) 来了！

(李奇娥开门。)

李奇娥 (白) 爹爹你回来啦？

李诞 (白) 回来了。女儿你快把门关上。  
 (李奇娥应, 关门。李诞、李奇娥同入内, 李诞、刘氏同坐, 李诞叹。)

刘氏 (白) 老老你回得家来, 神色慌张, 唉声叹气, 莫非有甚心事?  
 李诞 (白) 阿呀, 妈妈呀! 方才地保言道: 要把吾家的女儿去, 祭那金龙大王。  
 刘氏 (白) 你待怎讲?  
 李诞 (白) 他说要把吾家的女儿, 去祭那条毒蛇!  
 刘氏 (白) 啊, 竟有这等事! 唉。老老你可曾应允他?  
 李诞 (白) 可恨那张地保, 拿官势欺压于我, 硬要拿五十串大钱, 来换取吾家女儿。如果我不把女儿献出, 他定要把我送到当官, 这便如何是好?  
 刘氏 (白) 你我总要想一个主意, 保全女儿的性命要紧。  
 李诞 (白) 待我想来。  
 (李诞想。)

李诞 (白) 妈妈, 我想把女儿, 权寄在大女儿或二女的家里, 你看如何?  
 刘氏 (白) 使不得。  
 李诞 (白) 怎么使不得?  
 刘氏 (白) 两个女婿, 住在附近, 容易被官府知晓。那时恐怕非但藏不过女儿, 还要连累她们。不若我们逃走了罢!  
 (李诞想。)

李诞 (白) 走了固然是好, 只是恐怕他们派人赶上。  
 李奇娥 (白) 据女儿想来, 还是爹妈放我去的好。  
 李诞、  
 刘氏 (同白) 怎么说倒是放你去的好?  
 李奇娥 (白) 爹爹、母亲, 常言道: 生死由命。那大王不来吃我, 固然是千好万好。就是女儿被他吃了, 你二老有了这笔钱, 可以度日, 且并一方可以无事。女儿虽然一死, 也还值得。故此还是放我去的好。  
 李诞 (白) 听你之言, 你情愿把自己的身子卖了, 养活我二老? 虽说一片孝心, 但是我儿此去, 定死无疑。教我怎生舍得?  
 刘氏 (白) 为娘的情愿饿死, 断不要我儿前去。  
 李诞 (白) 任凭你怎样说法, 我是不放你去的。  
 刘氏 (白) 为娘的舍不得你。  
 李奇娥 (白) 躲到姐姐家, 怕连累她们。逃走又怕他们赶上。又不肯将我放走。那还有什么主意呀?  
 李诞 (白) 难死我了!  
 (刘氏哭, 李奇娥出神。)

李奇娥 (白) 我倒是有个主意。  
 李诞 (白) 你有什么主意呀?  
 李奇娥 (白) 儿闻得东边有个算卦的先生, 外号叫赵铁嘴, 卦算极灵。不如叫他算一名, 或者可以得个主意, 你瞧好不?  
 刘氏 (白) 好。我们即刻前去  
 李奇娥 (白) 且慢, 你二老现时都是带着啼哭, 着急的模样, 算卦先生见了, 一定不说实话。莫若歇息歇息再去罢。  
 李诞、  
 刘氏 (同白) 倒也使得。  
 (李诞、刘氏同下。)

李奇娥 (白) 我想世界之上哪有什么金龙大王? 一定是那道婆子造的谣言。你想哪有神仙吃活人的道理? 既吃活人, 为什么一年只吃一个。可恨本地方的官府居然糊涂迷信不知为地方除害, 反把好端端的人命, 活活害死。今年轮到我的头上来啦, 我倒要趁此机会看看他是怎么回事。我爹娘一定不放我去, 故此假说先去算命, 判断吉凶, 再定行止。我不免赶紧先到赵铁嘴那里, 给他几个钱想法子, 让他说我绝无灾难。那时爹妈信他的话, 放我前去, 也未可知。唉, 真是:  
 (念) 世乱奴欺主, 时衰鬼弄人。  
 (李奇娥下。)

## 【第四场】

(赵铁嘴上, 坐。)

赵铁嘴 (念) 世人糊涂可笑, 他说算卦可靠。大把银钱给我, 听我胡言乱道。  
(白) 在下姓赵。因为什么能事也都没有, 书也没有念通。没法子, 就学了算卦, 在这将乐县城内开了个命馆。起了个外号, 叫赵铁嘴。我为什么叫赵铁嘴呢? 这也没有多大用意。因为是算命的先生, 差不多都叫铁嘴, 故此也叫叫铁嘴罢了。闲话少说, 先把道幌子挂了出去。看有买卖上门没有。

(李奇娥上。)

李奇娥 (二黄摇板) 心中事先安排定,  
(白) 还要借重赵先生。  
(白) 到啦。

(李奇娥见。)

李奇娥 (白) 赵先生。  
赵铁嘴 (白) 姑娘请里边坐。

(李奇娥坐。)

李奇娥 (白) 你坐着。  
赵铁嘴 (白) 姑娘是看八字还是算卦呀?  
李奇娥 (白) 我也不算卦, 也不看八字。有一件事情。要与先生商议商议。  
赵铁嘴 (白) 有什么话, 请讲请讲。  
李奇娥 (白) 回头我爹妈一定来请先生给我算命。他们若问起你的时候, 请你务必说我流年很好。有什么灾难都避得去。

赵铁嘴 (白) 姑娘这话大错了。我们算命的先生, 向来是直言奉上。是怎么回事, 便怎么个说法。不能恭维人, 可也不能撒谎。再说姑娘这话,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若要叫我胡说, 那可万不敢的。不是我的名声要紧么?

李奇娥 (白) 我实对先生说: 有件事情, 非借重你几句话, 我爹妈绝不让我办。务必求你成全成全。这有耳环一只, 送与先生作为谢仪。求你务必多美言几句。

赵铁嘴 (白) 姑娘不必多礼。我请问请问, 是怎么回事呢?  
李奇娥 (白) 这件事亦不便说明。  
赵铁嘴 (白) 姑娘, 我知道啦。  
李奇娥 (白) 先生知道甚么?  
赵铁嘴 (白) 一定是姑娘的婚姻大事, 恐怕爹妈阻拦。

(李奇娥笑。)

李奇娥 (白) 先生就不必细问了。  
赵铁嘴 (白) 看是不是, 那么我先给姑娘看一看。

(赵铁嘴看, 坐。)

赵铁嘴 (白) 姑娘这步运气本来好得很, 用不着我撒谎, 就是姑娘不托付我, 我亦是这么说的呀!

李奇娥 (白) 如此我爹妈来的时候, 就请先生出点力罢。  
赵铁嘴 (白) 一定一定, 不必托付。  
李奇娥 (白) 我现时要回家去了, 少时同我爹妈一块儿来。  
赵铁嘴 (白) 请便请便, 你不必记挂。

(李奇娥出门, 回嘱咐。)

李奇娥 (白) 先生可不要错了呀!  
赵铁嘴 (白) 不能够错的, 我们是干什么的呀!  
李奇娥 (白) 那末回头见。

(李奇娥点头, 下。)

赵铁嘴 (白) 这位姑娘真是傻得很, 我们这行可不就仗着恭维人么。她就不另给我钱, 我也犯不着说不好不是!

李诞 (内白) 走呀!  
(李诞、刘氏、李奇娥同上。)

李诞 (二黄摇板) 只恐怕我女儿难保性命,  
刘氏 (二黄摇板) 没奈何去问那算命之人。

李奇娥 (二黄摇板) 随定了二爹娘急忙前进,  
不知道哪里是算卦先生?

(李诞站住。)

李奇娥 (白) 爹爹为何不走?

李诞 (白) 这就是赵先生的命馆。

李奇娥 (白) 啊, 这就是赵先生的住宅么?

李诞 (白) 赵先生在家么?

(李诞、刘氏、李奇娥同进门。)

赵铁嘴 (白) 敢是算命的么?

李诞 (白) 正是请先生算命。

赵铁嘴 (白) 请里边坐。三位都算哪, 还是算一位啦?

李诞 (白) 请给小女算一算。

赵铁嘴 (白) 哦, 请教这位姑娘生辰八字。

(刘氏递。)

刘氏 (白) 这就是。

(赵铁嘴看八字, 看李奇娥。)

赵铁嘴 (白) 姑娘这步运好得很哪! 满面清光, 煞星远避。好得很, 好得很!

李诞 (白) 恐怕目下有一步灾难。先生要仔细看一看。

赵铁嘴 (白) 恐怕有一步灾难哪? 待我细看一看。

(赵铁嘴看。)

赵铁嘴 (白) 不妨事, 不妨事。目下虽说应该有点灾难, 但是福星解救, 逢凶化吉, 遇难成祥。依命上看起来。现时老先生一定有点喜事呢!

李诞 (白) 先生要看仔细, 还恐怕有性命之忧。

赵铁嘴 (白) 老先生千万放心, 绝无危难。有甚么事, 保管成就, 不但无忧。恐怕姑娘, 还要发一注财!

李奇娥 (白) 赵先生算卦最灵既是说的这样结实, 料然无错。天已不早。我们回去了罢!

李诞 (白) 哎, 这是先生命礼。

赵铁嘴 (白) 不但收你的命礼, 将来还要喝你的喜酒哪!

李诞 (白) 先生取笑了。告辞。

赵铁嘴 (白) 不送。

李诞、  
刘氏 (同念) 听得先生一片言,  
李奇娥 (念) 此去必定得安然。

(李诞、刘氏、李奇娥同下。)

赵铁嘴 (笑) 哈哈!  
(白) 没想到今天发这么注财! 你知道他们怎么回事? 我在后台呢就听见说啦。

(赵铁嘴下。)

## 【第五场】

(何仙姑上。)

何仙姑 (念) 道姑道姑, 手辣心毒。情人不少, 没个丈夫。

(何仙姑坐。)

何仙姑 (白) 明天已是大王的生日, 这庙中还没收拾干净。我有个贴身的女孩子。名叫慕贞, 虽说是我的徒弟。可是还没落发。倒也老实可靠。我不免叫她出来, 让她帮着我督催着大家收拾收拾。

慕贞女儿哪里?

慕贞 (内白) 来了!

(慕贞上。)

慕贞 (二黄摇板) 忽听得女仙师连番呼唤,  
免不得上前去细问根源。

(慕贞见。)

慕贞 (白) 师傅唤我出来, 有什么事情呵?

何仙姑 (白) 你这女孩子,也不想想。今天是什么日子。耽在里头干什么?快替我催着她们打扫打扫罢。

(慕贞应,打扫。)

慕贞 (白) 师傅,什么那个童女,到如今还不送来。

何仙姑 (白) 我听见他们说:如果选不出童女来,就要把你作为祭品。

慕贞 (白) 啊呀,我是怕死的。师傅救我!

(慕贞跪。)

何仙姑 (白) 你不用怕,起来罢,我跟你说的是一句顽话。

慕贞 (白) 多谢师傅。为什么那个大王不选童男,单单的爱选童女?

何仙姑 (白) 好糊涂的了头,亏你在这儿耽搁了好几个月,还不知道这里的事?

慕贞 (白) 我实在不明白。好师傅,你告诉我罢。

何仙姑 (白) 童女身上,多少总有些簪环首饰。童男是甚嘛没有的。这会儿你明白了么?

慕贞 (白) 我越发的糊涂了。

何仙姑 (白) 我老实对你说罢,把童女作为祭品,本是我的主意。为的是好骗取她身上的簪环首饰。所以托名大王只选童女,不要童男。

(慕贞点头。)

慕贞 (白) 师傅,童女上祭的时候,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是不是像三牲一样捆绑着么?

何仙姑 (白) 不用捆绑,那是我亲自送去的。

慕贞 (白) 既然不用捆绑,她怎么会送到蛇口里去呢?

何仙姑 (白) 那可不能告诉你。这里头另外有个好法子。

慕贞 (白) 师傅,我是你的徒弟,何必瞒我。

(何仙姑起,四望。)

慕贞 (白) 没有人,你尽管告诉我。

何仙姑 (白) 你可不能告诉别人。

(慕贞应,何仙姑低语。)

何仙姑 (白) 不是蛇出来吃人,是我把人推到它洞里去的。

慕贞 (白) 这不是害了人家的性命么?

何仙姑 (白) 痴了头,不害死人家的性命,自己怎么能够发财呢?其实我的心还算慈悲。自从立了这所庙宇,一年一个。到现在不过害了九条命。要是我说大王每年要选十个童女,他们也不能不依。

慕贞 (白) 像师傅这样人,果然是慈悲不过的。

何仙姑 (白) 阿弥陀佛!

慕贞 (白) 我可还有一点不明白:那位大王,只吃了一个童女,就一年不出来伤人。这也不是一件奇事么?

何仙姑 (白) 哼,亏你说出这样话来。你也不瞧瞧庙后面的几只缸里,我预备的什么?

(慕贞想。)

慕贞 (白) 哦哦哦,我想明白了。想必是师傅常把些米面去喂它。

何仙姑 (白) 这才是聪明的孩子。总而言之,那条蛇靠着我们养活。我们也靠着它养活。世界上本来没有吃人的妖怪,好在人家相信,我们乐得借这个名目,多骗几个钱就是啦。不要外面别静仔在这儿听啦!快些看着她们收拾收拾去罢。

慕贞 (白) 遵命。

(二黄摇板)

可恨师傅心太狠,  
为了钱财便害人。

(慕贞下。)

何仙姑 (白) 今儿没有什么事啦,讹县太爷的法儿,这功夫也想得啦。到后头睡一会觉,歇息歇息。明儿开庙,也好打起精神,装妖作怪呀。

(何仙姑下。)

## 【第六场】

(张柳儿持钱上。)

张柳儿 (念) 大王要吃活人肉,地方先闹九五扣。

(白) 昨天已经买定李诞李老头儿的女儿,前去上祭。今天已是大王生日,我这里领

了官价五十串，去领他的姑娘。发下来是满钱，到我手里给他了个九五扣。列位也别笑话。你瞧瞧借阳债的老爷们，谁不是先闹一份呀！闲话少说。领人要紧。

(张柳儿绕场。)

张柳儿 (念)

行行去去，去去行行。

(张柳儿看。)

张柳儿 (白)

到啦。

李爷在家么？

(李诞上。)

李诞 (念)

门环敲得连声紧，定是官府来领人。

(白)

这是怎么好？妈妈、女儿快来！

(刘氏、李奇娥同上。)

李奇娥 (白)

爹爹什么事呵？

李诞 (白)

外边打门甚紧，想是官差来接女儿的。

刘氏 (白)

嗷呀，我们还是想个法子才好！

李奇娥 (白)

不必惊慌，女儿此去，绝不要紧。我来给他们开门。

李诞 (白)

慢着慢着，还要斟酌斟酌。

李奇娥 (白)

到了这个时候，还要有什么斟酌呀！

李诞、

李奇娥 (同白)

一定不要紧？

李奇娥 (白)

你没听算命先生说：无论什么大事，都能逢凶化吉啊！

(张柳儿急。)

张柳儿 (白)

怎么这样慢？

刘氏 (白)

那赵先生算卦，向来是灵的。他既说无妨，想来是不要紧。

李诞 (白)

不要紧，那么给他开门。

(李诞开门见。)

张柳儿 (白)

李爷爷、李奶奶！

李诞 (白)

原来是张头儿。请请请，坐坐坐。

张柳儿 (白)

不坐啦。这是身价钱五十串，县太爷命我送来。快叫姑娘跟我走罢！

李诞 (白)

阿呀头儿吓！我夫妇二人，偌大年纪，只有这个小女，求你上覆太爷，免了罢！

刘氏 (白)

求你行个方便罢！我们是感恩非浅！

张柳儿 (白)

简直是废话么。太爷都禀过啦，钱也拿来啦，这是有什么法子？要是你们不愿意的话，你就陪我见官去。

李奇娥 (白)

头儿休得动怒，我同你前去就是啦！

张柳儿 (白)

倒是姑娘来的爽快。

李奇娥 (白)

头儿等一等，我到后面收拾收拾。

张柳儿 (白)

不要偷走呵。

李奇娥 (白)

要走早走啦，还等你这会儿吗？

张柳儿 (白)

对呀。

(李奇娥出门。)

李奇娥 (白)

后面有匕首一把，我要带了它去。

(李奇娥下。)

张柳儿 (白)

快死的人，还收拾什么？

李老头，官价可向例都是九五钱，你索性来数一数。

李诞 (白)

数不数没有什么要紧。

(李奇娥上。)

李奇娥 (白)

我把这匕首藏在怀内，我倒要看看那个金龙大王是怎么回事！

(李奇娥进门。)

李奇娥 (白)

头儿，我们这就走么？

张柳儿 (白)

自然是就走。耽误了时辰还成么？

李奇娥 (白)

你二老暂住家中等候，女儿一会就回来的。

张柳儿 (白)

对啦，就回来啦！

李诞 (白)

哦，女儿就走咧么？

李奇娥 (白) 爹妈呀!  
 (二黄摇板) 老天爷一定要保儿性命,  
 那时节回家时再奉晨昏。  
 (李奇娥出门。刘氏、李诞同送,张柳儿拦。李奇娥想。)

李奇娥 (白) 此去落一个什么结果,尚不能知道。  
 (李奇娥回头看,回转。张柳儿拦。)

李奇娥 (白) 难道我们父女连句话都不能够说咧吗?  
 (李奇娥对李诞。)

李奇娥 (白) 女儿去后,可接我姐姐家来,与你二老解闷。  
 李诞 (白) 但愿你即刻回来!  
 张柳儿 (白) 走罢!别罗唆啦!  
 (李奇娥恨。)

李奇娥 (白) 哎,一定要去看他个水落石出,能给地方除一大害,也不枉生在世上一场!  
 (李奇娥下,张柳儿下。)

李诞 (白) 女儿竟自去了,真不知生死如何?  
 刘氏 (白) 既是赵先生说过,绝不要紧,想来不会错的。我二老暗地前去探望就是。  
 李诞 (白) 咳!也只得如此!  
 (李诞、刘氏同下。)

## 【第七场】

(四衙役领知县同上。)

知县 (引子) 捐个知县来做,字儿认得几个。只要赚的钱多,哪管旁人骂我。  
 (白) 下官姓胡名图,现任将荣县知县。自从到这任所,看着百姓老实,我就拿出刮地皮的手段,大刮而特刮,故此做了一年多的工夫,不但把捐官的本儿捞回,还是赚了不少,这且不言。本县有一座大王庙,里头的金龙大王灵验得很,我也常去上香求他保护。他每年总得吃一名童女,这童女便由本地方备款买来,所以本县也可以籍此在地方上多捞几文。这叫做大王吃肉,我们喝汤,想来大王也必不致见怪。今日又是大王的祭期,必须前去上祭。  
 众衙役!

(四衙役同应。)

知县 (白) 打道大王庙!  
 (知县、四衙役同下。)

## 【第八场】

(何仙姑上。)

何仙姑 (引子) 八月初一庙门开,大家小户送钱来。  
 (何仙姑烧香、行礼。)

何仙姑 (白) 今日大王生日,时候已经不早啦,烧香的眼看就来,你们留神伺候着点!  
 (众乡民各持祭物、米面酒肉之类同上。)

众乡民 (同白) 仙姑!  
 何仙姑 (白) 众位都是进香的?  
 众乡民 (同白) 正是。这是我们的供献,请仙姑收过。  
 (众乡民同交,同行礼。)

何仙姑 (白) 众位这样诚心,大王一定保佑你们,求财得财,求子得子。  
 (何仙姑私语。)

何仙姑 (白) 但愿他们多养几个女孩子。  
 (四衙役鸣锣引知县同上。)

众乡民 (同白) 县太爷来啦!我们走罢。  
 (众乡民同下。)

知县 (念) 只因有点亏心事,故而前来拜大王。  
 (知县下轿。)

何仙姑 (白) 迎接太爷!

知县 (白) 岂敢岂敢。下官是何等样人, 敢劳仙姑迎接!

(县令进庙, 行礼。)

何仙姑 (白) 太爷请坐。

知县 (白) 大王的神位在上, 下官如何敢坐?

何仙姑 (白) 太爷只管请坐, 待会儿我还有话回禀太爷。

知县 (白) 如此, 下官坐了。

(张柳儿上。)

张柳儿 (白) 回太爷的话: 童女领到, 现在庙外。

知县 (白) 叫她进来。

张柳儿 (白) 喳!

(张柳儿出望。)

张柳儿 (白) 奇娥快来呀!

李奇娥 (内白) 来了!

(李奇娥上。)

李奇娥 (二黄摇板) 辞别了二爹娘急忙前进,  
一霎时来到了大王庙门。  
我只得进庙去留神观定,  
看他们要把我怎样施行?

(张柳儿、李奇娥同进门。)

张柳儿 (白) 这是仙姑。

李奇娥 (白) 参见仙姑。

张柳儿 (白) 这是县太爷。

李奇娥 (白) 太爷万福。

张柳儿 (白) 仙姑看今年买的童女, 比每年怎么样?

何仙姑 (白) 很好很好。

知县 (白) 好得很!

何仙姑 (白) 叫慕贞!

道婆甲 (白) 慕贞姑娘!

(慕贞上。)

慕贞 (念) 师父唤一声, 胆战又心惊。

(慕贞见。)

慕贞 (白) 师父什么事?

何仙姑 (白) 你把她领到后面, 修饰修饰去罢! 就是这个样子成么? 大王怪罪下来, 谁担得起呀!

慕贞 (白) 随我来。

何仙姑 (白) 好好地修饰修饰。

(李奇娥看, 出门。)

李奇娥 (白) 看道婆这样气焰, 恨不得一刀将她杀死! 这样糊涂的知县, 不知与民除害, 还在这儿装模作样, 哪配为民父母! 看起来使我恨也!

(二黄摇板) 一般的狐与狗贪赃成性,  
籍一事他便要残害良民!

(李奇娥、慕贞同下。知县对张柳儿。)

知县 (白) 你在外面侍候去罢!

(张柳儿应, 下。)

知县 (白) 仙姑方才还有什么话吩咐?

何仙姑 (白) 可不是有句要紧的话么! 只是在太爷跟前不敢说。可是因为大王的勅命, 又不敢不说。

知县 (白) 请讲请讲。

何仙姑 (白) 昨天晚上大王托我一梦, 他说几年的祭品, 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肉也不细, 血也不鲜, 味儿也不好。说是太爷有一位千金, 最好把她作为祭品, 保管升官发财!

知县 (白) 啊呀! 这个小女是小姨奶奶生的, 恐怕她不肯。仙姑有什么别的好法子, 搭救

搭救才是。下官这里有礼啦！

(知县请安。)

何仙姑 (白) 这可怎么好呢？

知县 (白) 务必请仙姑搭救！

(何仙姑、知县同想。)

何仙姑 (白) 我想了一个法子，不晓得使得使不得。

知县 (白) 只要救得小女，下官无不照办！

何仙姑 (白) 我想把小姐衣服首饰拿来，给方才送来的童女穿戴上，就装为小姐，或者混得过去。不知太爷肯不肯？

知县 (白) 容下官想一想。

何仙姑 (白) 请便。

(知县背供。)

知县 (白) 听仙姑这样说来，想我在省城候补，穷苦的时候，这所有的东西，当卖一空。彼时就想拿我女儿卖了度日。后来因为得了这差使，也就没卖。我现时献与大王，就当原先卖了一般，又有什么不可？再说因此大王还可保佑我发点财。我就是这个主意。

(知县又想。)

知县 (白) 呵，好不好，献出女儿来倒不打紧，姨太太是不答应的。这也交代不了。呵，这便怎么好？

(知县又想。)

知县 (白) 唉！

(知县恨。)

知县 (白) 还是将首饰衣服献出来罢！虽说糟蹋几个钱，以后使上点儿劲，也还刮的回来。

(知县回头。)

知县 (白) 就从仙姑之命就是。

何仙姑 (白) 这不过是个两全之计，还不知大王见怪不见怪呢。倘怪罪下来，我替太爷承当就是啦！

知县 (白) 有劳仙姑。

(知县对四衙役。)

知县 (白) 呀，衙役，你们赶紧到衙门里头，把小姐的首饰衣服取来。倘姨太太动问，你就说老爷回去再说。

(四衙役同应，同下。)

知县 (白) 仙姑，下官的小女就保的住了么？

何仙姑 (白) 保管太平无事。

(四衙役持首饰同上。)

四衙役 (同白) 首饰衣服在此。

知县 (白) 交与仙姑。

何仙姑 (白) 拿去给童女穿戴上。

(道姑甲持首饰下，上。)

知县 (白) 下官告辞回衙，还要办理公事。

何仙姑 (白) 送太爷。

知县 (白) 不敢劳动。

(知县背供。)

知县 (白) 照这样，恐怕我每年进款都得赔上，怎么是好呢？

(知县上轿，下。)

何仙姑 (白) 这下子我可捞着啦。

道婆，随我到后面看看那个小姑娘去罢！

(何仙姑、道婆甲同下。)

### 【第九场】

(李奇娥上。)

李奇娥 (二黄摇板) 看道姑她为人异常凶狠，

只恐怕这件事难以称心。

(李奇娥坐。)

李奇娥 (白)

咳！我来的时候打定主意，趁蛇吃我的时候，将蛇杀死，好为地方除害。不像进得庙来，留神细看，那个道姑异常凶恶，几个道婆也都不像好人，想都是帮着道姑为非作歹的。而且各处门户，关闭的都很严密，恐怕这件事是不容易下手。难道我真这样被她们害了不成？

(李奇娥想。)

李奇娥 (白)

有啦！我看慕贞姑娘倒还诚实，回头她来，我用计套她一套，或者有个机会也未可知。

(慕贞上。)

慕贞 (二黄摇板)

我看这小姑娘温存成性，  
一霎时遭毒手怎不痛心？

(白)

咳！我看方才送来的姑娘，长得又好，心情又好，要是喂了那条长蛇，岂不可惜？只是我也没有法子救她。咳，趁此时没有人，我跟她说会话儿去也。

(慕贞进门。)

李奇娥 (白)

姑娘请坐。

慕贞 (白)

姑娘坐着。

(李奇娥、慕贞同坐。)

李奇娥 (白)

啊姑娘，一天忙得很哪！

慕贞 (白)

也没有什么忙的。

李奇娥 (白)

天天都是做些什么事儿？

慕贞 (白)

也就是服侍我师父，收拾收拾屋子就是啦。

李奇娥 (白)

不烧香念经么？

慕贞 (白)

不会念经。

李奇娥 (白)

你师父也没教给你么？

慕贞 (白)

我师父也不会。

李奇娥 (白)

哦，你师父也不会？那么你师父天天都是做些什么？

慕贞 (白)

天天除了喂那大王，也就出庙各处闲坐着去啦。

李奇娥 (白)

那大王是怎么个喂法呢？

(慕贞想。)

慕贞 (白)

不必说它。

(慕贞出神，自以为失言。)

慕贞 (白)

姑娘家中还有什么人哪？

(李奇娥出神。)

李奇娥 (白)

只有父母二人。

慕贞 (白)

也没个兄弟么？

李奇娥 (白)

没有。

慕贞 (白)

那么将来老爷子、老太太依靠何人呢？

(李奇娥出神。)

李奇娥 (白)

听见说这里大王灵验得很，吃我之后，一定要保佑我父母福寿康宁，就是没人服侍，也是不要紧的。

慕贞 (白)

那大王保佑啊，也是靠不住的事。

李奇娥 (白)

听说大王灵验得很，怎么不能保佑？

(慕贞暗笑。)

慕贞 (白)

看她真么聪明伶俐，怎么又这么糊涂？

(李奇娥出神。)

慕贞 (白)

啊姑娘，我看着你很明白的，怎么说这糊涂话呀？

李奇娥 (白)

怎么糊涂？

慕贞 (白)

哪有什么灵验哪！

李奇娥 (白)

外面人都说灵验得很，怎么姑娘倒不信哪？

(慕贞出神不语。)

李奇娥 (白)

倒是怎么回事呵？

慕贞 (白)

我不说啦。

李奇娥 (白) 怎么?

慕贞 (白) 我怕我师父打我。

李奇娥 (白) 你对我说, 你师父怎么知道?

慕贞 (白) 你要传说出去, 叫我师父知道了, 她可不答应我。

李奇娥 (白) 我是快死的人啦, 我往哪里传说出去呀? 姑娘只管说说, 不要紧的。  
(慕贞出神外看。)

慕贞 (白) 我实对你说罢: 哪有什么大王! 不过是一条长虫。我师父天天喂它, 年年送来的童女, 我师父也就把她害啦, 图她点钗环首饰, 哪有什么大王啊!

(李奇娥做明白状。)

李奇娥 (白) 原来你师父是图财害命啊!

慕贞 (白) 可不是么!

李奇娥 (白) 那么姑娘得想法子搭救我才好!

慕贞 (白) 我可没法子救你。

李奇娥 (白) 那么这大王的洞在什么地方啊? 你可领我去看一看?

慕贞 (白) 洞口的门锁得严紧得很, 钥匙都是我师父带着, 哪里进得去呀!

(李奇娥出神。)

李奇娥 (白) 啊姑娘, 不但应该救我, 连自己都应该逃命。

慕贞 (白) 我为怎么逃命啊?

李奇娥 (白) 姑娘请想: 你师父干的这伤天害理的事情, 已经害了多少人啦! 倘被外边知道, 人家要告到当官, 岂不把你们都给拿去? 说你们是通同谋财害命。那时候你还活的了么?

慕贞 (白) 外面哪就知道啦?

李奇娥 (白) 就是外面不知道, 你想你一个姑娘家, 将来长大成人, 好好地嫁个女婿, 成家立业, 那才是我们作女孩儿的本等啊。难道姑娘就这么耽误一辈子不成么? 哪有不透风的篱笆呀! 倘被拿了去的时候, 你后悔可也就晚啦。

慕贞 (白) 嗳呀! 听姑娘这一说, 说的我没了主意啦。这怎么好哇?

李奇娥 (白) 你要依着我, 我就可以救你。

慕贞 (白) 姑娘有什么主意, 我没有不听的。

李奇娥 (白) 请你等到你师父将我带到洞中去, 开洞门的时候, 你就在这里放起火来, 我就有法子救你。

慕贞 (白) 你真救的了的我呀?

李奇娥 (白) 那是自然。只是你务必将火放起。这事关乎你我二人的性命啊!

慕贞 (白) 一定。  
(何仙姑内嗽。)

慕贞 (白) 我师父来啦!

李奇娥 (白) 我先躲在里面, 刚才对你说的话, 你可别忘了哇!

慕贞 (白) 只管放心, 忘不了。  
(李奇娥下。何仙姑上, 进门。)

慕贞 (白) 师父来啦?

何仙姑 (白)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慕贞 (白) 我看看那个童女呀。  
(何仙姑坐。)

何仙姑 (白) 那个姑娘呢?

慕贞 (白) 在里间哪。今年这个童女穿的戴的可真好。

何仙姑 (白) 咳, 傻丫头, 这也不是师父好容易想法子。你先去同她坐着去罢。  
(慕贞下。)

何仙姑 (白) 几位妈妈在哪儿哪?  
(四道婆同上。)

四道婆 (同白) 参见仙姑。

何仙姑 (白) 罢啦罢啦。

四道婆 (同白) 这不是熟事么? 不过今年仙姑又发了点横财, 得多赏我们点儿呐!

何仙姑 (白) 那是自然, 还用提么!

四道婆 (同白) 仙姑待人, 向来是厚道的。

何仙姑 (白) 也快到时候了。给你们钥匙，你们两个人，先把洞门开开去。  
 (二道婆同下。)  
 何仙姑 (白) 我们去看看这个姑娘去。  
 (何仙姑、二道婆同下。)

## 【第十场】

(二道婆同上。)  
 二道婆 (同念) 领了仙姑命，去开洞府门。  
 道婆甲 (白) 你我赶紧前去开了洞门。  
 道婆乙 (白) 走罢。  
 (二道婆同下。)

## 【第十一场】

李奇娥 (内二黄导板) 心中事儿难排定，  
 (二道婆、何仙姑引李奇娥同上。)  
 李奇娥 (二黄慢板) 我只得上前去细看分明。  
 怕只怕世间事反复难信，  
 把我的情和意付与浮云。  
 一路间我心中自私自忖，  
 一霎时不觉得来到洞门。  
 (二道婆同上。)  
 二道婆 (同白) 迎接仙姑。  
 何仙姑 (白) 罢啦。进去罢！  
 (何仙姑坐。)  
 何仙姑 (白) 把她的衣服给我脱下来。  
 (慕贞上。)  
 慕贞 (白) 师父不好啦！  
 何仙姑 (白) 怎么啦？这样大惊小怪的！  
 慕贞 (白) 着了火啦！  
 何仙姑 (白) 哪儿呐？  
 慕贞 (白) 师父屋内。  
 何仙姑 (白) 走，快去瞧瞧的。  
 (何仙姑、四道婆同下。李奇娥招回慕贞。)  
 李奇娥 (白) 你还跟她们回去么？  
 慕贞 (白) 我们两个趁这时候，逃跑了罢！  
 李奇娥 (白) 别忙。咱们要就这样跑了，回头你师父告到当官，说我们两个人私自逃跑，大王怪罪，这县官糊涂得很，那时候是一定把咱们两人还拿回来，那就不但我没有命，连你也活不成了！  
 慕贞 (白) 倒怎么好呢？  
 李奇娥 (白) 咱们先把这个长虫给杀了，让她后来没话说。不但可保我二人的性命，还是给地方除一大害。  
 慕贞 (白) 我可不敢。  
 李奇娥 (白) 我来杀呀！  
 慕贞 (白) 没有刀哇！  
 (李奇娥出刀。)  
 李奇娥 (白) 这不是么？  
 (慕贞出神。)  
 李奇娥 (白) 长虫就在这个洞里头么？这怎样引导它出来呢？  
 慕贞 (白) 这是天天喂长虫的饽饽。  
 李奇娥 (白) 你拿饽饽来引，我在这里等着它。  
 (慕贞引，蛇上。)

李奇娥 (白) 恶虫啊!  
(西皮摇板) 想定了巧机谋胆气一振,  
要与那毒蛇斗见个输赢。  
将米面撒洞口把它来引,  
(李奇娥杀蛇。)

李奇娥 (白) 好了!  
(西皮摇板) 刀过处血溅衣斩断祸根。  
(白) 恶蛇已斩, 我们别耽着了, 我们赶紧跑罢。  
(李奇娥出门。)

慕贞 (白) 这大门锁得严紧, 怎么好哇?  
李奇娥 (白) 你帮着我上去, 我再拉上你去, 方能出去。  
(李奇娥上, 出。)

慕贞 (白) 咱们往哪儿去哪?  
李奇娥 (白) 看那妖妇, 十分的凶狠, 杀了长虫, 还不算完。我们到县里告她去!  
慕贞 (白) 走!  
(念) 今朝方解恨,  
李奇娥 (念) 剪草要除根。  
(李奇娥、慕贞同下。)

## 【第十二场】

(何仙姑、四道婆同上, 同救火。)

何仙姑 (白) 还好, 只烧了一间。咱们只顾救火, 那姑娘哪儿去啦?  
四道婆 (同白) 对啦, 快回去罢!  
(何仙姑、四道婆同下。)

## 【第十三场】

(李诞、刘氏同上。)

李诞 (西皮摇板) 叹娇儿到庙中作为供品,  
刘氏 (西皮摇板) 但不知此一去可得还生?  
李诞 (西皮摇板) 赵先生他说是定有救应,  
刘氏 (西皮摇板) 却教我年迈人怎能放心?  
李诞 (白) 女儿此去, 不知道果真回得来回不来呢?  
刘氏 (白) 那赵先生说不妨事, 想来必不要紧。  
李诞 (白) 那算卦的嘴, 有什么凭据? 天色已晚, 还不见回来, 只怕她的性命难保。你我二人到前边探听探听。倘不回来, 即便招魂, 你道如何?  
(刘氏哭。)

刘氏 (白) 也只得如此。  
李诞 (白) 走哇!  
(李诞、刘氏同出门。)

李诞 (西皮摇板) 疏林上挂斜晖黄昏晚景,  
刘氏 (西皮摇板) 手提了白纸钱前去招魂。  
李诞 (西皮摇板) 猛听得晚鸦啼心神不定,  
刘氏 (西皮摇板) 不见我娇儿面两泪淋淋。  
李诞 (白) 天到这般时候, 不见踪影, 一定是不济事了。你我将这纸钱焚化了罢!  
(李诞、刘氏同哭。)

李诞、  
刘氏 (同叫头) 娇儿! 儿呀!  
(同白) 你纵然已死, 灵魂去也不远, 快些随我二老回家去罢!  
(李诞、刘氏同哭。李奇娥、慕贞同上。)

李奇娥 (西皮摇板) 忽听得空谷中悲声隐隐,  
(李奇娥看。)

李奇娥 (西皮摇板) 却原来是爹娘在此招魂。  
 (白) 爹爹、母亲!

李诞 (白) 唉呀! 我儿灵魂来了!

刘氏 (白) 儿吓! 为娘年迈, 你不要惊吓于我!

李奇娥 (白) 爹娘不必害怕, 女儿并未死亡。  
 李诞 (白) 你真是我儿回来了?  
 (李诞看。)

李诞 (白) 妈妈来吓, 吾儿当真未死!  
 刘氏 (白) 真是吾儿? 谢天谢地!  
 (李诞看。)

李诞 (白) 呀, 女儿这位是哪一位?  
 李奇娥 (白) 这位姑娘, 名叫慕贞。是同女儿一块儿回来的。  
 李诞 (白) 怎么大王今日不吃你呀?  
 李奇娥 (白) 我们二人已将那条长蛇杀死, 所以逃回来了。  
 李诞 (白) 哦, 将大王杀了吗?  
 李奇娥 (白) 杀了!  
 李诞 (白) 你二人这么小小年纪, 怎么会杀得了那大王啊!  
 李奇娥 (白) 此时没有功夫细讲, 我们赶紧到县衙门去, 告她要紧!  
 李诞 (白) 告哪一个?  
 李奇娥 (白) 告那个道婆子!  
 李诞 (白) 却是为何?  
 李奇娥 (白) 这几年的童女, 并没有什么供献大王, 都是那道婆子害的。所以女儿要高她去!  
 李诞 (白) 我儿既逃回活命, 就不必多事了。  
 李奇娥 (白) 倘不灭却此人, 以后恐怕仍为地方之害。  
 李诞、  
 刘氏 (同白) 我们这老实人家, 斗不了她们, 不必去了。  
 (李奇娥出神。)

李奇娥 (白) 女儿不去告她, 她也未必与女儿干休。你二老不必拦阻, 我们去告她了!  
 李诞 (白) 你一定要去? 我二老也要同你前去。  
 李奇娥 (白) 走哇!  
 (西皮摇板) 可恨那恶道婆丧害多命,  
 到今日必须要剪草除根。  
 (李奇娥、慕贞、李诞、刘氏同绕场。)

李奇娥 (白) 到啦, 待我击鼓!  
 李诞 (白) 我是怕见官的。  
 李奇娥 (白) 你现在外边等一等, 女儿是不怕的。  
 李诞 (白) 女儿也要小心。县官可得罪不得的。  
 李奇娥 (白) 不要紧, 爹爹放心, 在那边候候去罢!  
 (李诞、刘氏同下。李奇娥击鼓。四衙役引知县同上。)

知县 (白) 看什么人击鼓?  
 (衙役甲看。)

衙役甲 (白) 好像供献大王的那个童女。  
 知县 (白) 不好了! 今年大王要吃我的小女儿, 我没舍得, 就将我女儿的钗环衣服给她穿戴上, 作为我的女儿, 这总算是她替我女儿死的。她这刻显魂来, 一定是找我来讨命咧罢!

衙役甲 (白) 是人不是鬼。  
 知县 (白) 你怎么知道?  
 衙役甲 (白) 并不是童女一人, 两个人一同来的。  
 知县 (白) 那么叫她们进来。  
 衙役甲 (白) 传你们。  
 (李奇娥、慕贞同进。)

李奇娥 (白) 给太爷叩头!  
 (知县害怕, 留神。)

知县 (白) 可不是她么！  
你就是今天供献大王的童女么？

李奇娥 (白) 是。

知县 (白) 起来起来。  
(李奇娥起。)

知县 (白) 你没死么？

李奇娥 (白) 没有死。

知县 (白) 你没死，还有什么冤枉啊？

李奇娥 (白) 要请太爷治那道婆子之罪。

知县 (白) 那道婆子有什么罪过呀？

李奇娥 (白) 太爷容禀！  
(西皮流水板) 尊一声县太爷细听奴禀：  
世界上哪里有大王神灵。  
不过是那道婆图财害命，  
这些年屈死了多少良民。  
小女子运七首长蛇殒命，  
还须要求官长捉拿妖人！

知县 (白) 你将大王害死，罪过不小哇！

李奇娥 (白) 不过一条长蛇，哪有什么大王！

知县 (白) 胡说！那大王灵验得很哪！  
(李奇娥背供。)

李奇娥 (白) 这样的糊涂，哪配为民父母！  
请问太爷：它既有灵验，为什么被我给杀了哪？

知县 (白) 也有理呀！既有灵验，为什么被她杀死？  
哪哪，这道婆图财害命，你怎么会知道了哪？

李奇娥 (白) 都是这位姑娘对我讲的。

知县 (白) 她是谁呀？

李奇娥 (白) 她是那道婆的徒弟。

知县 (白) 果真是怎么回事？你对我说说。

慕贞 (白) 历年进来童女，都是我师傅害死，将那钗环衣服留下。这几年因为童女穿戴不好，所以昨天想了一个法子，说大王要吃太爷的小姐，哪里是要吃小姐，不过是诈骗小姐的钗环衣服就是啦。要不是，怎么有了钗环，就不吃小姐了哪？这还不明白么？

李奇娥 (白) 是啊！  
(知县气。)

知县 (白) 这东西可恶！讹到老爷的头上来啦！  
衙役！  
(四衙役同应。)

知县 (白) 拿我的签票，将一庙的道婆，都给我捆来！连那长蛇脑袋也带来！  
(四衙役同应，同下。)

知县 (白) 你为什么早些儿不说哪？

慕贞 (白) 早些不敢说。  
(衙役甲上。)

衙役甲 (白) 回太爷的话：道婆、蛇头，俱已带到。众百姓闻听此事，都跟来听审啦！

知县 (白) 将道婆、蛇头带上，众百姓准其听审，不许罗唆。  
(衙役甲应。乡民甲、乡民乙、乡民丙同上。三衙役带何仙姑、四道婆、蛇头同上，何仙姑怕。)

何仙姑、  
四道婆 (同白) 给太爷叩头！  
(知县见蛇头。)

知县 (白) 果真杀了。拿下去。  
好一大胆的道婆！妖言惑众，为非作歹，这些年的工夫，你害了多少人命？

何仙姑 (白) 那是大王吃的，并非我害的呀！

知县 (白) 这妖妇万恶滔天，犯到本县这里，还敢不招！今天早晨，硬说大王要吃本县的

女儿，若不是本县慷慨，将衣服钗环给你，这个时候，我的女儿也早没了命啦！你伤害别人，我还不恼你，简直的找到本县头上来呀！

来呀，拿下去打！

何仙姑（白）不用打，我招了罢！

知县（白）说！

何仙姑（白）当年除了这条长蛇，我随便造了个谣言，说是金龙大王下界，大家就信啦，盖起这所大王庙来。

（乡民甲、乡民乙、乡民丙互看，同吐舌。）

何仙姑（白）香火虽盛，还是钱不够花。我又说大王每年要吃一个童女，一则可以得点童女的钗环首饰……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同白）

这等可恶！

何仙姑（白）二来可以籍此长长大王的声势，香火更可以盛一点。又因这几年童女穿的不好，想着太爷应该捐出点儿来，并没有敢害太爷的小姐呀！太爷你开恩罢！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同白）

原来我儿是你这东西害的呀！我恨不得吃你的肉！

（乡民甲、乡民乙、乡民丙同咬打，知县使四衙役拦。）

知县（白）怎么回事呵？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同白）

我的女儿已被她害啦！

知县（白）你们不要扰乱公堂，我自然要治她的罪的。

李奇娥（白）众位且请息怒，看县太爷把她怎样发落！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同白）

就是。

知县（白）你这妖妇，这些年工夫，害了许多人命。

来呀，把她收监，部覆到来，凌迟处死！

何仙姑（白）哎呀！

知县（白）这四个人帮凶，也拿去收监。将来一并梟首示众。押下去！

何仙姑（白）没想到我这条命害到你这么个小姑娘手里！

李奇娥（白）这也是你恶贯满盈，休得怨我。

（乡民甲、乡民乙、乡民丙同欲打，四衙役同拦。）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同白）

你这可恶的东西！还我女儿来！

何仙姑（白）我给你去找她去！

（四衙役押何仙姑、四道婆同下。）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同白）

道婆子是死定呀，这所大王庙怎么办哪？

知县（白）自然是充公的呀！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同白）

不应该充公。

知县（白）我也知道是给本县一个人的好，不过有点不好看哪！

乡民甲（白）最好把它送给这位姑娘，报酬她与地方除害之德。

乡民乙、

乡民丙（同白）

这个主意最好！

李奇娥（白）那却不敢。我看这位姑娘，无依无靠，依我看来，不如把这个庙产归她，倒也公允。

慕贞 (白) 我蒙姑娘搭救活命，已经感恩不尽。哪里还敢接受这些东西。

李奇娥 (白) 若不是姑娘帮助，我也不得活命。不必谦让。

慕贞 (白) 万万不敢。

李奇娥 (白) 那么姑娘怎么样度日呢？

(慕贞叹哭。)

李奇娥 (白) 要不然你就上我们家去好呀？

慕贞 (白) 我二人非亲非故，怎么好打搅？

李奇娥 (白) 你认我爹娘作为义父义母，你我同住，岂不甚好？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 (同白) 好极呀！不知他二位老人家，现在何处？

慕贞 (白) 就在外边。

乡民甲 (白) 那么我去请去。

(乡民甲引李诞、刘氏同上。)

李诞 (白) 我儿怎么样了？

李奇娥 (白) 好呀！已经把那道婆定罪啦！

乡民甲 (白) 把她凌迟处死，就是千刀万剐。

李诞、  
刘氏 (同白) 好好！将我二人叫来何事啦？

李奇娥 (白) 要让这位姑娘拜在爹娘的名下，就同我们家居住。

李诞、  
刘氏 (同白) 这可担不起。再说我们家拿什么养活姑娘啊？

(李奇娥愧。)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 (同白) 不要紧，全份的庙产，送给你家姑娘，那还不够吃的么？

知县 (白) 好好，庙产一定归奇娥承受，慕贞拜在李诞名下为女，由李诞家抚养。就当着本县一拜！

(慕贞拜李诞。)

知县 (白) 你们约请众位绅士看着办去罢！我要退堂啦！退堂！

(知县欲下，回。)

知县 (白) 姑娘穿戴的这钗环衣服，还是我女儿的哪！

李奇娥 (白) 回家脱下送来。

知县 (白) 好好，回头可送来呀！

(知县下。)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 (同白) 姑娘这样小小年纪，怎么就敢将大王杀死？我们真真佩服！

李奇娥 (白) 众位要知世界上万没有什么大王，不过是道婆造的谣言。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 (同白) 道婆真真可恶！

李奇娥 (白) 也别先怨道婆，她不过图些钱财，所以造出这种谣言。我们大家，就不该信她！

李诞 (白) 天色不早，我们回家去罢！

李奇娥 (白) 正是：

(念) 劝人且莫听谣言，哪有神龙到下凡。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丁 (同念) 我等糊涂应愧死，万般须要问根源！

(众人同下。)

(完)